



竹林

渡哲

沒有人覺得這樣的生活有什麼不好？但是每個人似乎都感覺到有些不對勁，似乎那裏出了麻煩？從一進這竹城裏，彷彿四肢被一股莫名的壓力「定住」了。住在竹城中的人，他們似乎有不完的時間（因為他們的生活可比擬和尚清心寡慾般的平淡生活），但是他們却經常感到時間不夠充裕，課業壓得他們喘不過氣來，而時間是怎麼流失的呢？有人關心，有人漠視，但一個共同的現象，他們的生活方式始終一成不變。從起床到上課，到填飽肚子，然後睡覺，始終在一個僵硬的生活模式和固定的小天地裏流連徘徊。

在這裏沒有一個人不務正業，除了追求知識，他們從不轉移太多的視線在其他的事物上，甚至吝於投以驚鴻的一瞥。但每一個人似乎都期待有些驚喜，令人鼓舞振奮的事物發生。但是生活就是這樣索然無味，因為每個人都環抱雙手，等待別人來創造生活的色彩。沒有波瀾，浪花激盪的海岸，他的生命是一片空白，他的情感就如一池死水般，再也激不起一絲熱情。



廢紙

班代王像一個稱職熟練的報童，到每一間寢室分發這一期的文苑，這是一件例行的公事。他熟練地順手撿起四份報紙，隨手塞進寢室狹小的門縫裏。

燈火昏黃，吵雜的熱門音樂。我們未來的四個科技家，正專心埋首K著外文書，應付明天的小考。四人中，吳胖的耳朵是最靈敏的，他一聽到門邊兒有些異聲，忙不迭地轉頭過去瞧瞧，一疊紙正從門縫下滑進。他起身撿了起來。

「嘿！各位，真是難能可貴，這一期文苑又出刊了。」似乎反應不夠熱烈，良久。

「哦！瞧瞧有什麼新鮮的消息」。眼鏡李轉頭應了一聲。

「老李，你這話就一點學問也沒有，文苑所載的新聞，早已是天下人皆知的新聞。喂！倒是看看有沒有新鮮，有趣的言情小說。」屁王達，頗自滿的回瞧。

「屁仙，何必如此殘忍呢？好歹也是一群人辛辛苦苦的編出來」。吳胖悲天憫人的說了句公道話。

「胖子，拿來我瞧瞧，這期文苑又登出什麼狗屎文章。」陳文搶過一張報紙來看。

「幹！這種荒謬、無聊、幼稚，沒有一點水準的文章，也刊登大雅之堂，豈不貽笑大方。缺乏一貫風格，僅是一堆垃圾的大拼盤。」陳文忿忿不平的罵道。

「陳才子，有本事自己寫一篇，不要看女孩子腿短，就限制人家不能穿迷你裙。」屁王達頗不以爲然回頂了一句。

「嘿！傳聞文苑來稿不拒，我看你老就『文起八代之衰』寫一篇義正嚴詞，微言大義的載道文章，端正文風，交大青史少不了記上你一筆。」吳胖不斷地在旁聳恿。

「他媽的，你們以爲老子的文章一文不值，得登在這與垃圾同壽的玩意上，豈不污了我一世英名。」陳文神色睥睨，自以爲幽默的漫應。

「咳！真狂咧，恐怕是欺世盜名的名吧。」三人齊應。語罷，四人大笑。

時間是寶貴的，似乎無須浪費太多的時間在無意義的抬槓上，四人又恢復原來的坐姿，專心的啃書。

幾天後，這幾張廢紙妥妥當當地躺在字紙簍中等待著管理員將他們轉賣給收破爛的商人。



社長

小林是一個熱情洋溢、有抱負、有幹勁，對生活充滿摯愛與期許的年青人。剛進竹城的第一天起，他就打定主意，要轟轟烈烈的幹一番大事業，再也不讓枯燥的課業啃蝕他黃金的四年。於是新鮮人的時代，我們看他忙碌地穿梭於各社團的活動之間。

大二那年，機會降臨到他的身上。一個朔風野大的夜晚，他那個社的社長來找他談話。

「小林，最近社裏要改選社長，但直到現在還沒有人出馬競選。冷默是交大人一貫的傳統，我認爲最大的原因，是缺乏一個有幹勁的人出來領導風氣。我覺得你辦事能力很強，平常做事也很積極，因此我認爲你是很合適的社長人選。」小林搔搔頭，神色侷促不安。

「不行啦！我的能力還不足以擔當這個重任。我認爲小葉更有資格，期中的那個活動，他表現的很出色。」

「小葉已經表明不角逐社長。他當了一屁股學分，這學期他想好好的力挽狂瀾。」

「讓我好好考慮一下。」小林鄭重其事地低看沈思。

雖然加入這個社團快了一年了，也參加不少次的社團活動，但對這個社的人事物，他覺得異常的陌生。也許一個很好的理由，每次社團的聚會總是寥寥數人，自己也如大部分的社員，偶爾出席，

所以不同的是他的出席率高了一點吧！小林努力回想那幾次聚會的情況，除了幾次幹部的工作報告和大型聯歡籌備計畫檢討外，其他的幾乎是一片空白，這片空白的時間裏，大夥兒在幹什麼？他依稀記得是聊天吧，聊女孩子、聊課業壓力、聊聯歡對象、聊電腦擇友、聊……，似乎連雞毛蒜皮微不足道的事也都是很好的聊天話題。最後他懷疑自己是怎麼參加這個社團的？是興趣嗎？是充實自我嗎？似乎每一個理由都非常的牽強。他在心中尷尬苦笑了下，真正的結論該是打發掉無聊寂寞的時間，同時藉著活動增加認識外校漂亮馬子的機會吧！因此在這個社團混迹一年，連社團的宗旨與追求目標都茫然不知，因為他連想都不會想過此事。也許就是這分陌生感，他遲疑不決。

黯黑的夜色，遙遠的寒星眨著冷峻的星光，社長若有所思眺望星空，吁了一口氣，口角勉強的牽動，緩緩在吐出。

「生命就如今晚的夜色往往蒙上一層神秘的面紗。當你登上生命的頂峯時，狂吼怒嚎的巨風呼嘯過你耳畔，漫天狂沙遮蔽你眼目，每一個選擇似乎似是而非，於是人無可避免陷入一無法自拔的困惑裏。唯有勇者，毫無畏懼地向前邁步，因為他願意負起一切行動伴隨來的失敗與罪罰。因為他勇於向十字架挑戰，也許他最終未必能成功地登達彼岸，但他卻戰勝生命本能的局限，就這個觀點言：他是個勝利者」。

我們善感的小林莫名其妙的感動了。他感覺體內的熱血在奔馳，在沸騰。一股不可壓抑的熱情卻從他發亮的雙腿、緊繃的神經激發而出。在不可抗拒的氣氛下，他昂然挺立承受社長這個重任。那一夜，他竟激動的徹夜難眠。

熱情而不失穩重的小林，開始策劃未來社團活動的方針。他積極地從學長那邊汲取辦事的經驗，他也地毯式地拜訪新舊社員，聽取他們的意見，集思廣益。他也找到幾個願意效力的幹部，共同籌劃社團的經營方向。忙碌的生活，使他覺得生命的充實是無上的快樂，於是他神采奕奕穿梭於校園之中，臉上經常掛著親切的笑容。我們的小林似乎找到他生命的歸宿。一切情況也似乎如預料般的順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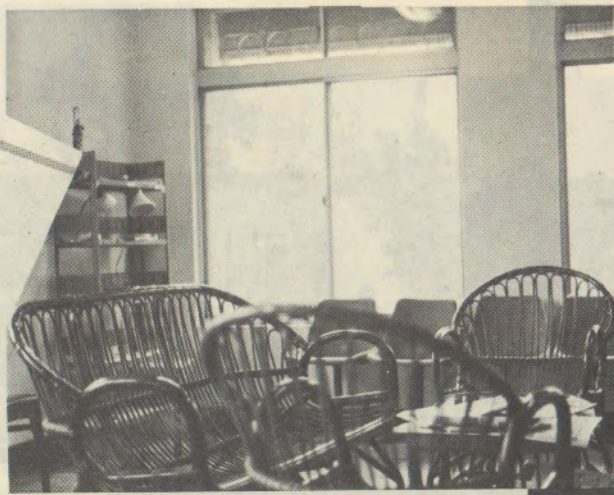


然而事實總是在人們得意時冷不防地從背後突擊你，既定的事實幾乎瓦解了小林的滿志躊躇。第一次的迎新，只有寥寥無幾的小拙蛋來騙吃騙喝，而後消失無踪。幾位年高德重的學長除冷眼旁觀外也愛莫難助。而他幾位得力的幹部也以課業為重的理由推三阻四。往後的日子，小林像一隻任勞任怨的蜜蜂，動手作海報，親自借場地、到處拉人，社裏上下的下事務無不親自躬行。忙碌的生活，除了滿足短暫虛榮式的充實感外，再也顯不出任何的價值意義。除一次和高校的聯歡活動，還差強人意，其餘的活動幾乎全軍覆沒。

熱情的小林從此沈默，頹喪了。他幾乎徹徹底底的絕望。課業的搖搖欲墜，並沒有讓他灰心過，而對交大的失望，則著實刺傷他底內心。現在，他幾乎成為失敗主義的忠實信徒。他一度曾有自殺的念頭，從這荒謬的玩笑中解脫出來，但他那一點可憐的理智，與脆弱的勇氣，又將他從烈士的事業中推回俗人的世界。

一年後。也是朔風野大的夜晚。

小林凝望遙遠的星際對未來的社長，說道「生命就如今晚的夜晚往往蒙上……。」



休止符

△之一▽

某系的迎新會上，學長、學弟齊聚一堂。會場一片和樂融融。

蓦然，一個稚氣未脫純潔無邪的學弟，脫口問道：

「學長，聽說交大男女比例相差懸殊，那僧多粥少……。」

一位身材短小、其貌不揚、兩眼精明幹練，令人乍看之下直覺認為飽歷風霜的學長接口道：

「探以往統計男女人口比例大概在十二比一左右。然而交大男兒立志在四方，放眼天下，驍勇善戰，每當秋高草長之際，散騎四出征戰，臺北以南，臺中以北，皆是咱們交大『牧馬』的勢力範圍。唯有意志薄弱、立場不堅的人，才執迷留戀於家鄉不起眼的野花。」學長意氣風發、滔滔不絕。語驚四座，學弟們各各嘩然相向，但內心底不免悠然嚮往那一望無際的草原上健美的馬兒娉婷的情狀。值此時，有一不識趣乳臭未乾的小傢伙，猶不死心地追問。

「交大的女孩一般風評如何？」衆學弟們顯出極端關心的樣子。

學長不急不緩，故做神秘地贊道。

「這個嘛！你覺得你們班上的女孩子如何……。」

學長學弟們曖昧地會心一笑。

爾後，我們又看到一群生力軍前仆後繼地投入一場「寢室聯誼」的地盤爭奪戰中。

△之二▽

秀娟打開衣櫥，望著一櫥的衣裳發呆，今天並不是什麼特別的日子，

太華麗的衣服除了引人側目，招來男同學一陣調侃外，似乎無悅容的作用。因此，她檢了一件樸素呆板的衣服。

她已經大三了，外貌並不起眼，個性文靜內向，因此三年來並沒有男孩子追過她。但這並不表示她不在意愛情這東西，也不是她眼界太高，爲了擴大生活空間，也曾加入幼幼社，然而在衆花群艷環伺下，她顯得更不起眼了，社裏的每一位男孩子都非常尊敬她，因爲她善良、嫺淑，對孩子極有耐心和愛心，但似乎沒有人認真的考慮過去追她，對她只有像大姊般地敬愛。最後她幾乎哀慟欲絕地疏遠和社團的關係。

由於邱比特的粗心，使她的功課一直在她們班上名列前茅。每天除了按時上課外，唯一的去處也只有圖書館，也似乎只有圖書館才有如小說情節般的奇遇。在圖書館裏，她非常小心以不經意的眼光掃描四週，她希望發現有那種能欣賞內在美的男孩子專情地注視她。然而不久她發現坐在她四週的男孩就像亂數般的隨機組合。有時不小心的視線接觸，她總會不自禁低頭心跳，但不久當她再抬頭瞄時，那男孩已如老僧入定般的專心看書，彷彿剛才不曾發生什麼事情，徒留的只是一陣空歡喜的心悸。而卻更

悲慘的是，大部分的時間根本沒有男孩來光顧她前後左右的位置。後來，她不再存有任何的幻想，將原來中間顯眼的位置移到不為人注意的角落，任由知識的喜悅沖淡對愛情憧憬的心情。因此她愈來愈像一個清心寡欲的女學者，而人們再也聽不到她心中的吶喊。

現在，她坐在鏡前靜靜的梳頭，望著鏡中自憐的模樣，獨自黯然神傷，怨嘆歲月不饒人，人比黃花瘦。

△之三▽

麗娜和林平甫進竹城，便成為他們班上公開的一對，這突來的喜訊，著實令人吃驚。據說她和他結合的原因，是他（她）們彼此深信著，堅定不渝的愛情是奠定在相互的瞭解與認識的基礎上，而四年的同班更可以增進對彼此個性的瞭解與思想的溝通。他（她）們是如此的深信不疑，真正的愛情是建立在理性的認知與冷靜客觀的分析上。

大一他們由拉手進展為搭肩，大二他們由搭肩進展為摟腰，大三他們在美好的月光下，互相依偎擁吻，默默接受月神的祝福。他們之間戀情的發展，就像一組完美的邏輯設計，合理清晰而脈絡可循，令人無可挑剔瑕議。

然而在大四那年，他（她）們傳出情變。劇情的峯迴路轉急轉直下，也著實令人吃驚。據說他和她分手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相識太深，而無法忍受對方的缺點和朝夕相處的乏味。

是誰說：「因誤解而相愛，因瞭解而分手？」

△之四▽

如果單純的兩情相悅是，直綫式的愛情。那麼單相思的愛慕則是射綫式的愛情。如果衆多的直綫與射綫的連接，則是令人頭痛的多角喻戀。因為在愛情的空間上

是如此的混亂複雜，因此有人歌頌愛情的偉大，有人詛咒愛情的殘酷。而我相信愛情是沒有真理的存在。

條件：明明喜歡蕊蕊。蕊蕊喜歡霖霖。

關係：明明暗戀蕊蕊，幾乎一往情深，他無微不至的照顧蕊蕊，細心地呵寒問暖，即使蕊蕊有時拒人於千里之外，他對她依舊百般遷就，情根深種。蕊蕊知道明明喜歡她，但對他始終忽冷忽熱，因為她的一顆芳心早已飛向霖霖，雖然她百般向霖霖示意，但霖霖似乎無動於衷。霖霖不知道蕊蕊喜歡他，對蕊蕊只是像對小妹般的哄她、逗她，雖然蕊蕊有時對他嬌斥撒嬌，他一點也未曾在意。

證明：霖霖再有一年就畢業了。蕊蕊心裏著急，霖霖對她態度一直是若有似無。因此，她下定決心要向霖霖表明愛意。

「蕊蕊，對不起。我很喜歡妳，但我卻無法愛妳。一個人的一生只能愛過一次。但願我們還能維持好朋友的關係。」霖霖說。

「我的一生也只能愛一個人。我會永遠等你。」蕊蕊幾乎心碎欲泣。

明明來找蕊蕊一起去看電影。

「明明，對不起。我知道你喜歡我，但我卻無法愛你。一個人的一生只能愛一次。但願我們還能維持好朋友的關係。」蕊蕊幽怨地說。

「愛到深處無怨尤。我會永遠等你。」明明呆然木立，兩眼無助。

結論：愛情是散發函數。

異鄉人

當楓葉耐不住深秋的寒冷而開始凋落時，這時人們才想起它美麗的深紅。而我們是如此輕易忽略擦肩而過的值得追求的事物。

偌大的斗室中，迪傑獨個兒坐在靠椅上，整個頭埋進合攏的雙掌中，模樣痛苦地追憶過去那段被遺忘的時光。他已經是大四了，畢業在即。而這整整四個年頭是如何的度過，他極端的困惑。驪歌升起，但對竹城似乎無特別的離別之情，從進入竹城到走出竹城，似乎是利那間的遙遠，這瞬間並無多大的區別。對竹城的一切，他陌生的可憐，

，而且說，對竹城中的人物，沒有太多的依戀。

他緩緩地走在環校公路，再仔仔細細端詳那一幢幢他呼吸過、生存過的校舍，重新找回他浪擲過的年頭歲月，但他的心冰冷了，就如同那四四方方了無生氣的建築物一般。走過竹湖，幼嫩的楊柳招搖著竹城傳統的淺薄，他無意置評竹城的缺陷，因為他不曾愛過，不曾付出過。然此刻，他真想放懷的大笑，嘲笑自己，嘲笑那沉默、沒有一點沒有詩意的湖水。

他儘量的冷靜自己的情緒，主觀的情緒化容易對事物造成遺憾的誤解，這也是和理工人慣有的思考

模式與超然客觀的批判態度相悖。然而在人的情感世界中真有絕對客觀的真理存在嗎？他懷疑。在課業和興趣的抉擇間，理智代他選擇了前者；在接受與奉獻中，他技巧地選擇了冷眼旁觀。然而四年來，他的生活目標僅是為爭得一紙書卷獎的成就感，與豐富的技術知識，此外他一無所得。或許別人羨慕他顯赫輝煌的成績，但他更清楚到內心底那股少年倨傲豪氣熱情的全然冰封乾涸。他們心自問，這幾年來國事的動盪、社會的變異、校園的問題，再也激不起他憤怒的激動，興革的壯志，他往往理智的置身事外，攸不關己。

走過荒涼清冷的校道，他佇步凝視新生館，想像著未來新鮮的生命，將接受未來嚴格的技術訓練的教育——沒有色彩只有厚實的黑色的生活色調。情感的苦悶可藉著電腦擇友來調劑，沒有人文的薰陶也就不會有十字架的苦惱，而當所有的事物皆可以以X Y的函數來說明時，電腦快速的邏輯處理

將可以解答我們所有疑惑。而竹城只是我們歇腳的地方。

迪傑面無表情地轉回宿舍，整理離去的行囊，等明日的畢業典禮一過，他便可以了無負擔的揮手告別。因為他的感情已不再屬於這裏，他只是一個過客，一個異鄉的旅人。

××××× ×××××
 你曾謳歌過愛情的真諦嗎？
 你曾讚美過生命的神聖嗎？
 也許，我們都是那沉默的一羣。

